

国色天香
飞花艳想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国色天香

(明)吴敬所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又题《幽闲玩味夺趣群芳》。存10卷。题“抚金养纯子吴敬所编辑”。明万历丁酉(1597)金陵书林周氏万卷楼刊本,藏于日本内阁文库。清初光齐堂刻本,北京图书馆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平江吴邑俊士华国文,字应奎,自幼天资聪颖,博览群书。及大,身材魁梧,虎虎生威,古今坟典无不历览。国文尤擅诗赋,远近闻名。时张家有二女,长女名瑞字正卿,次女名从字顺卿,待字闺中。二女皆天香国色,才貌双全,琴棋诗画无一不精。从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正卿许国文,顺卿许赵生。国文迎娶正卿,婚后二人感情弥笃,一日携手同游,其乐融融。华父闻之,怒上心头。待国文归家,大声斥责,并命国文离家读书。国文从命,至会馆苦读,乡试发榜,高中解元。华父仍不许归家。时赵生尚未迎娶顺卿,忽暴病身亡。国文至岳家吊唁,并留岳家攻读。一日与张府偶见顺卿花容月貌,且善音律诗赋,心甚爱慕,遂修书告于正卿。其时,正卿早有国文娶顺卿之意,知国文心意后,设计说服国文父母,允其再娶。又说服自己父母,允顺卿重嫁。后国文迎娶顺卿,三人遂效娥皇、女英共事舜帝之美。

第一卷

龙会兰池录

宋南渡，汴郡中都路人蒋生世隆，年弱冠，学行名时，以韩苏自许，凡天下名士，倾赏相结纳。金逃将蒲康兴福，拜为异性兄弟。兴福仇家高琪、木虎，索之甚急，世隆乃赍别于蒋家村。临行间，以杭笔为约，各有诗赠，具录于此。世隆诗曰：

水萍相遇自天涯，文武峥嵘兴莫除；
仇国有心追季布，蓬门无胆作朱家。
蛟龙岂是池中物，珠翠终成锦上花；
此去从伊携手处，相联奎壁耀江华。

兴福诗曰：

金戈耀日阻生涯，鹏鸟何当比海赊；
楚主不知伊负国，子胥怎放父冤家。
情深渊海杯中酒，载重丘山萼上花；
直到临安桃浪暖，一门朱紫共荣华。

彼时兴福百口家眷，俱没金都。惟兴福寸铁卫身，万夫莫敌，后得投于世隆。时欲归宋，又恐蹈于故辙，乃树跣旗于蕉苇间，变易姓名，人莫知之。虽李妙真，亦以勍敌相遇，横行江上。闲居山寨，每有鸿鹄冲天之想，口记诗词甚多，聊记一二附览。诗曰：

九代簪缨显大功，炮花烟散雾时中。
望门谁信无张俭，寓我公然有祝融。
鸾凤何堪栖枳棘，蛟龙毕竟动天风。

又诗曰：

虎头山寨势岩峣，韩白英雄建将标；
江上老人恩未报，箕中亡命恨难消。
云关不锁归乡望，星帐犹疑赶早朝；
何日紫薇开泰运，龙泉敛锏赞萧曹。

时金迫元兵，自中都徙汴。宋边城近汴者，又迫金兵而杭。光州固始黄尚书复家，从众南奔。时复受韩侂胄命，训犒江淮，家中臧获，一时瓦解。惟复妻暨一女同奔，名曰瑞兰，年方十八，才色冠世。盖初生时，家有杨妃兰，独艳一枝，异香经月，尚书执瑞兰之兆，每以椒禁是图，凡有求婚者，而不之允。至是遇难，傍徨草野，女谓母曰：“昔有黄公生二女甚美，诈名丑陋，卒无问者。今乱离中，宜用此策。”乃涂抹似癡妇，往来莫有虞者。时夜宿荒村，口占诗词，聊记其形迹云：

天骄肆马下南都，烟火凌空泪寡孤；
燕雀问巢何处有，鸡豚寻屋旧人无。
玉颜今信为身累，肉食谁能为国谋；
安得华夷归一统，太平臣子共山呼。

世隆新筑精舍，期通万轴以魁天下士，平居自许曰：“大丈夫功名当玉采，事业须韩、范、鹄、鹤一枝，何足轩轻！”年已二十，玉犹未种。有妹名瑞莲，丝亦不牵于人，盖其心之所图者大，匪夷所思。今倏遭乱，兄妹相携手而遁。夜宿林野间，诗词甚多，不能尽录，聊记《虞美人》词云：

生平不识离乡曲，灯下书怀足；老天作忠喷豺狼，万万千千鼠窜闹徬徨。
家山一梦知何处，兄妹泪如雨；何时玉烛再光辉，把我六亲骨肉完整归。

又诗曰：

天步殷忧鬼亦愁，控弦百万出幽州；
红颜路上啼王嫫，黎首林间聚楚囚。
当国奸雄心作剑，边城将校血成油；
何时天地能开泰，南北生灵喜不休。

金闾元追索，又防金兵马纵横，大散关上。瑞兰失母，世隆失妹。适宋孟珙、赵方克金兵人定相寻，莫知去向。瑞兰母，汤思退女，得世隆妹林下，偕往和州。世隆遍寻妹，莲、兰音似，瑞兰闻名，自石窟中出，一见世隆，方知其非母氏，谗询来历，皆逃兵人。世隆见瑞兰有殊色，目送良久，曰：“不意草莱中有此奇怪，信所谓非习而见之者，以为神矣。”瑞兰见世隆容声儒雅，亦覆其芹泮中人，心其属之。世隆疑其罗敷语，实乃女子约为婚姻，乃偕入浙。

瑞兰徐行，口占一调写怀。世隆闻之，叹曰：“吾只为卿有国色，不意又有天才，千载奇逢，间世之数也。”口占一诗以戏之，瑞兰亦和之。

瑞兰调：虞美人

弓鞋小，径路险崔巍；麝豕只应随鹿去，燕孩安可傍鹰飞，事急且相随。

乡天杳，惆怅几时归；风打柳腰南北转，雨催花泪长短垂，云散月将辉。

世隆诗：

胡马嘶风闹北边，好花散落石崖前；
喜伊千里来相见，愧我何当任二天。
琴上未弹凰觅凤，丛中自信雀逢鹑；
古称乐重新知己，粉面休须暗泪涟。

瑞兰诗：

冒锋肮脏逼山边，触目伤心步不前；
廊庙无人能捧日，江湖有我亦忧天。
孤行险径因随虎，鸟入深丛只为鹑；
回首乡山千万里，罗襟无奈泪涟涟。

于时世隆瑞兰，行向五关，一道坦夷。村居野宿，皆群官族。世隆于瑞兰，但目成影望而已。至新安境，星散坠分，世隆独携瑞兰荆山而南。时兴福倚江行劫，路转乌林，钲鼓喧天，旌旗蔽野。瑞兰计无所逃，竟欲自裁。世隆固止之，指匿蔽于树中，独向麾下请命。行三十余步，中间主将，则兴福也。倏见间，投戈下拜。各道详曲，且喜且悲。世隆乃向树出瑞兰，兴福执义嫂叔礼见，甚恭。瑞兰固请行，世隆乃别曰：“君独不识戴渊耶？”兴福曰：“兄来，则陆机矣。何言期青蝇报市，会于临安。”兴福赍世隆金帛数百，指潇湘镇路最宁。世隆曰：“承教。”遂别就道。

世隆瑞兰出芝山北路，虽康洞，蓬艾繁森，世隆口占诗词，挑瑞兰野合。瑞兰亦口占拒之。世隆迫于私，有亡赖状。兰泣曰：“妾岂不近人情者哉！遽麻赠芍药，胡为至于我耶？”世隆叹曰：“古人谓鸡肋，食则无肉，弃则可惜，正予今日事矣。”兰誓不允，世隆亦喜其执义之是。其时诗词，聊记于此，以为有识者，逆志云：

一枝芍药出天京，板荡谁为万里城；
杜珏已能擒叛虎，张生安肯放孤莺。
苍麻帐里花双美，绿草鹑中日五更；
莫待明朝萍水散，人从何处问卿卿。

瑞兰诗云：

病脚崎岖死一般，眼眶无尽泪潺潺；
鸳鸯野合颜何厚，虱在风中骨亦寒。
我愿愿期游洞府，君休设计斩花关；
若将再问珊瑚事，龙女双班人越山。

又世隆长短句：

君不见神女出高唐，暮雨朝云恋楚王；西华狱里注生娘，玉钗脱下付刘郎。又不见岳阳楼上何仙姑，洞宾醉里戏葫芦；十二珠帘花落尽，飞身便过洞庭湖。神仙自古尽贪凡，洞府谁能保万全；伊人不是贪脂粉，伊人无奈惜芳年。可怜薄幸无相爱，有情终不似无情；车欲直，马欲横，凤凰不肯笑相鸣。早知分薄空相见，曾似当初独自行；独自行，安得许多惊。独行还得无担累，独行何有心如碎；心如碎，人成鬼，人成鬼兮正为谁。今朝担带许多难，今朝节节骨生寒；梦里不知身是客，茫中还要恋虚欢。临安三百里，一望石云间；鹤去也，石台闲，春色缘何得再看。天汉汉，路漫漫，安得神翁加撮合，赤绳囊里赤绳缠；流水不推自然急，浪头风送载花船。

瑞兰调云：朝中措

日色映流霞，手爪乱交加；忆昔当年贵重，今朝错落风沙。红颜薄命，路旁债主，眼下冤家。不谓今宵浪静，钲铙怎样催花。

还照间，方至潇湘镇。吕文德初为镇尉，一方倚为全城。士民安堵市肆，行商多丛聚其间。世隆住瑞兰于迎芳亭，避得大邸，乃引瑞兰入邸。邸居镇央，主人则黄思古也。外设行房十余，以待羁旅，内设大厦三所，以承宦族。每所琴棋诗画，花木芬芳。世隆喜其清致，不吝货费驻足。少顷，则有奚僮二人、丫鬟二人，羹汤设酒，奉承澡饮。时瑞兰新浴出，蓬鬓风姿，分外逼人。世隆迎视欲狂，笑曰：“真所谓天下一女矣。”口占五言诗二十韵赠诸。奉酒间，瑞兰亦占一律以复。至于酒圣酒贤、平原青州，绝不入口。世隆固强诸饮，瑞兰固却。世隆顿杯起曰：“计欲助海棠春睡耳，岂真以犀革啖宋万耶！”亦不终席而罢。

世隆诗云：

主人思古黄，借我一仙房；眼下风尘客，杯中豆蔻汤。掩扉推绣履，倚几脱罗裳；雪貌消浮屠，冰肌觉净凉。琼花开后土，玉树沃云浆；妃子娇无力，胎仪体自香。冲锋疑未允，想象兴何当；浪静登仙峰，烟开下客廊。牡丹新出水，天马暗行疆；对面如千里，描情赖一觞。桃花心未动，柳絮性徒狂；安得何仙子，今宵醉岳阳。

瑞兰调云：卖花声

胡马渡银河，闹动下戈；蒙君福荫千万多，此意此情终有报，君莫蹉跎。

送我归乡窠，媒结藤萝；一生缘分属哥哥。要把风花闲地设，这事难呵！

薄夜灯明，侍婢进安眠酒。世隆怒不沾唇。瑞兰起奉，十分款曲。世隆曰：“卿奉酒，乃范弹冠缕耳，岂真情耶？”兰曰：“君勿太诬人。”世隆曰：“非诬卿也，正醉重瞳脱沛公计耳。”兰笑而止。世隆曰：“死者复生，生不愧死，桑林美约，今亡矣夫！”兰曰：“妾非轻诺寡信者，第以义有不可耳！”世隆曰：“何不可？”兰曰：“使君自有妇，罗敷自有夫。”世隆曰：“是何言也？生雀未射，而卿关女，又于鼻颈征之矣。”瑞兰语塞，曰：“将身携重宝，效蔡琰贱。”世隆笑曰：“吾儒家书中金屋车马，等闲事耳，奚重宝为！”兰曰：“书中有女颜如玉，何用妾之弃人？”世隆曰：“国色非书中有也。”瑞兰规世隆意笃，佯如厕，免脱东房。世隆忿不自胜，如焚如割，即房窗间谕以一歌。瑞兰亦制一调以宽之。

世隆歌云：

生平不识亦风流，偶遇神仙下楚州；入眼人间何处是，天然的砾挂心头。五关幸说单于老，乌林又遇孙彪到；伊人保护不胜多，担尽千烦与万恼。今朝平步入潇湘，拟将云雨遍牙床；谁知酒后机心变，翻身兔走入东房。东房门户壮秦关，万方挑战尽空还；心头摔乱浑如醉，身上慌忙骨自寒。呜呼已矣蒋世隆，无限恩情一梦中；有缘千里终相逢。人生争似玉人衣，玉人身上不相离。暮随怅望温香体，朝随镜下画蛾眉。当年恩爱欲何如，今宵恩爱只如此；弓藏鸟尽竟何言？恼杀牡丹花下死。花下死兮奈渠荷，奈渠荷兮无奈何；窗前咫尺天涯远，唱破人间薄幸歌。

瑞兰调云：水龙吟

强胡百万长驱，边城瓦解人如草；风流才子，桑林绝处，奴家作靠。一路扶持万千，又脱乌林凶盗；这恩情许大，铭心刻骨，岂甘丢倒。

送我归家下落，把全身从从容图报；一枝芍药倍红，百岁春光偕老。看人间野合鸳鸯，羞杀我，君休道。

世隆曰：“卿欲归家图，不惟刘备宽荆州岁月，亦张仪以商于诳楚耶？”瑞兰曰：“岂敢为是哉！所以归家者，正欲白双亲，备六礼，百岁咸恒，使君得为良士夫，妾不失为相门子女。私自择配，鲁姬所以玷于曾子来也。”世隆闻相门之说，讯其实，方知乃祖丞相共黄潜善，乃翁尚书。复沉想良久，虽悯其流落，益自喜其佳遇，则曰：“崔莺非相女耶？自送佳期，至今称为双美。今娘子所遭之难，固大于崔氏，独不念我耶？”兰曰：“崔氏自献其身，乃有尤物之议，卒焉改适郑恒，今以为羞。妾欲归家

图报者，正以此患耳。”世隆曰：“卿言乃鸱鸒啼耳。”兰曰：“何也？”世隆曰：“行不得哥哥。”兰曰：“无患也，至则行矣。”世隆曰：“决行不得。一至卿家，拊关熬守，因鬼见帝渴睡汉敢强委命哉！”兰曰：“妾自有处，何烦君虑？”世隆曰：“彼时亦不得自由也，况重宝名重天下，求之者众，生恐鹿走他人，徒负乔知之绿珠怨耳。”兰曰：“君得不识钟建负我者哉？妾以此言告君，宁不三骰十九色于君耶？”世隆曰：“卿欲季诺，恐尚书不楚王何？”兰曰：“妾筹之熟矣，保无恙。”世隆曰：“生今涸鱼涸尾，宁待西江水以求活耶！”兰曰：“采叶与自落，迟速无几何。”世隆曰：“巧迟不如拙速，况事急矣，才说姑待明日，亦不可也。”兰曰：“急客缓主人，千日亦须等待，安得荷剑逐蝇耶？”世隆曰：“如卿言，我绝望矣。”遂制《潇湘梦》一词，以别之。词曰：

笳鼓喧天，貔貅无数；玉仙子桑下相逢，再三恩怙。丑豺狼不谙光景，把亲妹丢开忘顾；携手向南行，看一枝好处。万万千千湊补，谁料风平浪静，翻旗覆鼓；罗带壮金汤，又把重门深固。千婉转，万婉转，张目挺身，凭我怎生摆布。何谓当日我如山，何谓今朝我如虎；不念我一途风露，好多辛苦。怀尽了山盟野誓，变尽了云朝雨暮；看世上人间，唯有这个妇人铜肝铁肚。天今天令何诉！从今割断虚花债，明月三更，卿也西去，我也东走，莫把有情风月，著这无情耽误。再不回头也，有这个冤家，花下都是黄泉路。呜呼！一曲潇湘词，今宵懊恨为谁奏？送卿去也，永作欺人话谱。

瑞兰闻其词，且惊且喜，推户出曰：“晋国亦仕国也，未闻仕如此其急也。”世隆曰：“既云仕国，君子之难仕何也？”瑞兰曰：“其如玉盂下地何？”世隆曰：“桑海亦有田时，不必更多说。”接以就寝。瑞兰曰：“妾尚葳蕤，未堪屑越。愿君智及而行之以仁，幸甚！”世隆曰：“谨领。”方会间，瑞兰半推半就。罗袜含羞衔，银灯带笑吹。再三叮咛，千万护持。翡翠衾中，桃花浪转，支左语右，几不能胜。腰倦鬓松，扶而不起。仔细温存而已。顷之，渐入佳境。妙自天然，似非人间有者。虽兰桥、巫峡、芙蓉城之遇，殆未能加于此。信是一刻千金，祇恐春宵不永者矣。云收雨齐，瑞兰以妖娘渍者，指示世隆曰：“不意道旁一骊龙珠，为君摘碎，败麟残甲，万勿弃置。”世隆曰：“千里马骨，犹值五百金，况真千里马者哉！勿虑。”时世隆遇异心忙，仿佛如梦。顷之，乃其真也，又皇皇然，而有所求。瑞兰将坚晋鄙，但玉符既窃，铁锥又至，一夜花城，兵将折冲，似不能支。时有口占诗词甚多，聊记一二，以表龙会兰池之行实云。

世隆诗云：

生平不省入花关，倏到花关骨尽寒；
焚玉谩夸游楚峡，巫神今夜下巫山。
怕污未破红梅子，被暖能言白牡丹；
寄语载花船上客，后滩风浪易前难。

瑞兰诗云：

生平不省出堂阶，草昧叨逢蒋秀才；
明月几曾厢下待，好花却就路傍开。
山盟应许藏金匱，春兴犹疑窃玉钗；
为道藏蕤浑未惯，春风消息谩重来。

世隆诗曰：

冒尽风波上钓台，夜光珠里蚌初开；
扪心难舍天然色，信口方知不世才。
窗下只惊花不死，枕中宜向月中来；
夜深不是贪垂饵，冒尽风波上钓台。

瑞兰和云：

今宵不负望英台，架上蔷薇带血开；
愧我本无倾国色，喜君真有冠天才。
金沙江里风初过，云梦山间雨又来；
一路花筹都算尽，今宵不负望英台。

世隆会真三十韵：

仙子先光国，胡因出北畿。山村逃猾虏，桑野拜新知。张珙扶崔女，钟郎负楚姬。心明非是伴，事迫且相随。鸳鸯羞苟合，鹬蚌苦相持。结草恩何在？看花愿已违。更猜韩信走，又虑相公追。函谷关虽固，金牛路上低。窗前伸郁抑，几上闷踟蹰。拟断华歆席，笑开杨素扉。罗裆含愧卸，银烛趁慌吹。神女初登峡，天孙懒上机。花心红杏小，遍体白鹅肥。怕杀江风恶，叮咛舟楫迟。莺衔珠串起，风转鬓云欹。懒散娇无力，分明忍皱眉。细餐甘榄味，剥落鸡头皮。鏖战浑如梦，绸缪肉似泥。疑成连理骨，化作一团杯。忘却谁为我，何知我有伊。欢娱难口说，妙处自心知。云雨重重报，阳春点点迷。会真何日了，万古话佳期。

世隆会瑞兰后，日夜衽席花酒。瑞兰每以晋侯六疾戒世隆。世隆曰：“我自乐此，不为疲也。”瑞兰曰：“世岂有以酒色交攻，而不败者乎？尝有诗云：‘鸟低山木，犹巢其颠；鱼浅渊泉，又定其窟。’又曰：‘握月拒风，罔思后日；迷花乱酒，取足今时。’又有云：‘酒后人为席，不顾千金之礼；花中日作宵，恐孤百岁之期。’又曰：‘两斧伐孤树，君自为之；钩月带三星，吾不忍也。’”启词骈骊，多有不述。世隆虽奇其才而重其心，但惑溺已深，撤取倍于他日。尝有芳咏甚多，聊记其略，以彰意云。

世隆短篇：

天若不爱色，星宿无牛女；地若不爱色，木无连理枝。天地都爱色，吾

人当如何；古称花似色，将花一论之。惜花须起早，谁肯看花迟；折花须折蕊，谁肯恋空枝。花色有时尽，人有年老时；及时爱花色，莫待过时悲。

世隆诗词，意虽陋，亦风月家所有。瑞兰见之，忸怩曰：“如君诗见天下，妾之名节扫地矣。不但妾羞，亦天下妇人羞。”世隆曰：“玉真夜半私语，崔莺二十年前晓寺，亦谁为之？”瑞兰曰：“崔莺二十年前，乃自陈之，其羞郎之心犹在。若玉真夜半私语，乃好事者笔力，何以为玉真羞？”乃相携拜月于东庭。世隆顾谓瑞兰曰：“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？”因会于亭，遂拟亭曰：“拜月。”制《拜月亭赋》及《花房十咏》于此云：

拜月亭赋：

腊月既望，蒋子游于潇湘之亭，天光如昼，万籁无声。博山香炽，银烛初明，栏杆十二，花稍倒影。百卉春芳，微风暗随，方俯仰间，有一异人，降之于庭。霓裳缥缈，残妆不整，微笑春生，莲步散行。似非尘寰惯见，不预花木储精，艳夺瑶池之王母，羞怀座上之飞琼。心通麻饭，情重蓉城，思而难得，疑而后惊。恍惚少定，乃前拜曰：“昔庄周梦为蝴蝶，初不知孰为庄周，孰为蝴蝶。予今见异人于庭，初不知孰为异人，孰为嫦娥。是知嫦娥者，天之异人也，异人者，地之嫦娥也。庄周以梦，予以真，但为云阶下拜，而不俟于西厢待矣。”乐甚，把酒为之一问曰：“予言何如？”异人曰：“然。”乃相与歌曰：“异人非我兮，谁为之夫？我非异人兮，谁为之妇？今宵非月兮，谁为之媒？天为幄兮，地为茵，风前一枕，月其主之，何必再问于绳丝之老人？”

春宵十咏：

少年红粉共风流，锦帐春宵恋不休；
兴魄罔知来客馆，狂魂疑似入仙洲。
脸红暗染胭脂汗，面白误污粉黛油；
一倒一颠眠不得，鸡声唱破五更秋。

其二曰：

对叠牙床起战戈，两身合一暗推磨；
采花戏蝶吮花髓，恣密狂蜂隐密窠。
粉汗峰中乾又湿，云鬟枕上起犹讹；
此缘此乐真无比，独步风流第一科。

其三曰：

梅花帐里笑相从，兴逸难当屡折冲；

百媚生春魂自乱，三峰剪彩骨都融。
情超楚王朝云梦，乐过飞琼晓露踪；
当恋不甘纤刻断，鸡声谩唱五更秋。

其四曰：

二八妖烧冰月精，道旁不吝好风情；
花心柔软春含露，柳骨葳蕤夜宿莺。
枕上云收双困倦，梦中蝶锁几纵横；
何缘天借人方便，玉露为凉六七更。

其五曰：

如此风流兴莫支，好花含笑雨淋漓；
心慌枕上颦西子，体倦床中洗禄儿。
妙处不容言语状，娇时偏向眼眉知；
何须再道中间事，连理枝头连理枝。

其六曰：

邸深人静快春宵，心絮纷纷骨尽消；
花吐曾将花蕊破，柳垂复把柳枝摇。
金苍鏖战三千阵，银烛光临七八娇；
不碍两身肌骨阻，更祛一卷去云桥。

其七曰：

仙子妖烧骨肉均，芳心共醉碧罗茵；
情真既肇桃源会，妙促西施柳叶颦。
洞里泉生方寸地，花间蝶恋一团春；
分明汝我难分辨，天赐人间吻合人。

其八曰：

花兵月阵暗交攻，久惯营城一路通；
白雪消时还有白，红花落尽更无红。
寸心独晓泉流下，万乐谁知火热中；
信是将军多便益，起来却是五更钟。

其九曰：

两身香汗暗沾襦，阵阵春风透玉壶；
乐处疏通迎刃剑，撼机流转走盘珠。
褥中推枕真如醉，酒后添杯争似无；
一点花心消未尽，文君谩讶瘦相如。

其十曰：

暗芳驱迫兴难禁，洞口阳春浅复深；
绿树带风翻翠浪，红花冒雨透芳心。
几番枕上联双玉，寸刻闺中当万金；
尔我谩言贪此乐，神仙到此也生淫。

世隆色度太过，求铅戕而荣冲枯，病几不振。瑞兰惊悸。时有镇山庙，海神甚灵，瑞兰将命奚童祷。世隆虽病，语瑞兰曰：“世岂有祷于神而不死者乎？盖今之神，古之人。神尝不能自宥其死，况能宥其死于人乎！”瑞兰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世隆曰：“予尝稽董狐《搜神鬼记》，释迦乃维摩王子。观音，妙庄王女。达摩至卢能，托卢传钵。六叶卒于汉溪。佛祖则宜春县人，曰：‘即肃。’老君则楚县人，曰：‘李耳。’张真人道陵，乃汉张良后。许真人，逊晋零陵令。吴真人，猛时真人奇，皆晋时人。天王封于唐太宗，征高丽间。福神蒋子死于钟山下。唐葛周三将军，周宣王时人。赵玄坛，名公明，秦始皇时高士。关公羽封义勇武安王，始于宋道君。茅君匡裕，卢山法祖。钟馗受享，自玄宗一梦。万回国公，又张家子。灶神张单，厕神何丽卿，户神彭质、彭君、彭矫。虐神，岭项三太子。厉神曰伯张，隋朝乃见。火回禄，水玄冥，备存左氏。卿何苦而惑之？”瑞兰曰：“祷禳古有之，子产亦公孙泄良止，而郑人安，况病一人耶？”世隆曰：“左氏所以为诬也。夫海神广利广德，又有曰：‘天妃敕封护国庇民，而强盗海中，专籍其力，于舟揖风波之中。顾乃受其享献，乐其金帛，纵盗害民，其可胜记！信神明之最灵者，莫如海神。既不能灵于海盗，顾能灵于我耶？卿勿复言。”瑞兰曰：“痼病有二道，巫与医而已。君其欲医乎？”世隆喜而从之。得折肱家而克济。但世隆病中，每念于花月，兰以死拒，乃止。尝稽其医中诗咏一二，以备玩焉。

药名诗曰：

血竭天雄紫石英，前胡巴戟指南星；
相思子也忘知母，虞美人兮幸寄生。
莺宿全朝当白芷，马牙何日热黄精；
蛇床蝉蜕渐阳起，芍药枝头万斛情。

药方诗曰：

国老不能和百药，将军无计扫余殃；

黄连何为连身苦？龙骨应知骨自香。
吐露清愁情已阙，金花在目兴应忙；
蛇床独活相思子，此德当归续命汤。

世隆病渐痊。主人思古，邀梨园子弟侑贺于西阁。世隆起见，笑曰：“此顽童也，生所羞比。”思古曰：“何谓顽童？”世隆曰：“具载三风十愆中。”思古意犹未解。世隆具以晋姜男破老，汉弄儿来梦儿，太子承乾事告，思古乃出净酒奉喜。席望，瑞兰曰：“妾闻黄公媪言，地中病者，非傀儡侑神，则用梨园子弟，舍是则病后有变。”世隆曰：“傀儡制自师涓，以怒紂，陈孺子窃之以助汉，何为祸？何为福？况梨园所演，一皆虚诞。蔡伯喈孝感鹤乌，指为无亲，赵朔亡而谓借代于酒坚，韩厥立赵后而谓伏剑于后宰门，晋灵公命熬犬，且弥以杀赵盾，乃归之屠氏，膳夫蒸熊掌不熟，断其手指，以人掌代熊掌。男人莫看《西厢》，女人莫看《东墙》，固以元稹之薄，秀英之陋，然始终苟合，亦非实事。陈珪受月梅写帕之投，终为夫妇。郭华吞月英绣鞋之污，卒几于死，或曰为《玉匣》。萧氏之夫，本汉妻敬，诈曰‘文龙’，刘智远之祖，本于沙陀，诈曰‘汉裔’。以苏秦之游说，云长之忠义，寇准之于舜英，蒙正之于千金，皆非所演中体。能从其侑贺，祇自诬耳，又岂可允从之哉？”瑞兰曰：“非兄熟于典故，何以到此。”乃相携出于邸楼。门楼亦佳境，四窗天设图画，帘泊燕莺，日供弦管，人如在华胥中。世隆强瑞兰立会，兰曰：“白龙鱼渚乌乎可。”世隆曰：“楚王兰台景也，何妨？”时有口占一律，以示意去。

世隆诗曰：

神仙自古好楼居，楼上风流更有余；
柳骨经霜争似旧，花心冒雨漫如初。
洞宾破橘描飞鹤，妃子沉香引醉鱼；
昨夜星家应验月，金牛出局会天墟。

世隆楼会后，又犯阴阳。瑞兰曰：“大丈夫何不自拔至是耶？”世隆曰：“其如花神迫人何！”瑞兰曰：“妾无赖之过也。愿君千万珍重。”时乌鸦日噪，兰心惊有大故。世隆曰：“王梅溪谓鸦为忠臣，东方朔占鸦，吉多凶少。卿非夷隶治，何以识其音，顾亦惊之若是耶？”兰曰：“不但此也，妾亦多异梦。”世隆曰：“从心莫知梦，卿心予病故耳。”瑞兰曰：“梦关人者大。鹤九其龄，羊存其身，射月炊白，朱簋先进第十一，皆以梦得之。妾梦异，必有异事，非关君病而已。”方议论间，床帟忽然自裂，瑞兰泣下。世隆曰：“变怪亦不足深信，犬作人言，猿代婢言，鼠啖客死，杯酒化血，鼓出于庭，未闻竟为凶也。”瑞兰曰：“君徒以大口诬人耳。妾自保一死足矣！”潸然而泪。世隆曰：“卿勿忧，我以未卜卜之。”时甲寅已卜得泽水困卦，甲应已体，犯三刑五位，卯才逢动，子地合父，入空腾蛇，又临应动。世隆始惧，曰：“非我绝子，子将绝我矣。”乃作诗禳之。

世隆诗曰：

乾坤丕泰万微屯，遁过师中尚旅尘；

未济当时成既济，同人何日见家人。
腾蛇直应妻逢劫，驿马临时父合身；
只喜眼前些少好，阴将阳掩不胜春。

瑞兰曰：“如君诗，是亦李崔州，寇莱州渡海谿矣。”

言未几，闻庭外声冗，瑞兰出视帘下，则一鸚鵡栖庭桧，隶役纷纷，呼引不归。鸚鵡见瑞兰，飞入叩头，呼曰：“玉娘子万福。”盖鸚鵡乃尚书向使虏得之，养十余年，名曰“飞郎”。有古徐丞相比归，隶役欲入。取飞郎，归驿报尚书曰：“瑞兰娘子在那大屋间。”尚书命庶男留儿跟往。盖留儿乃尚书侍婢所生，母弄乱中，而留其儿，因名曰“留儿”。一至黄金店，见瑞兰于廊右，相持而泣。从者又达。尚书来，父子相见，哀恻过甚。世隆闻之，曰：“怪今至矣，奈何！”尚书询其因，瑞兰陈之至，寄身世隆处，尚书怅然曰：“坏我杨妃矣！”勒令同归。瑞兰曰：“桃花犬，犹不忘主，蛩蛩巨虚，何曾负厥？况瑞兰以人名，可以鸟喙耶？”尚书曰：“尔忘父母，则枭獍矣，其罪尤大。”瑞兰曰：“前日瑞兰，则父母之子，今日瑞兰，则世隆之妻。般匏蚕女，从夫妇耶？抑从父母耶？”尚书曰：“汝忘太史，激弃后氏耶？”瑞兰曰：“后氏私法章于家，罪在后氏。瑞兰以世隆为钟建，时无昭王，私作乐尹，罪固不专在于瑞兰。”尚书曰：“父一而已，汝独不念蔡仲耶？”复又曰：“汝不行，我将以沉香母待汝矣。”兰泣曰：“传殷为龙女传书，洞庭君尤高其义，愚为婚姻，况人扶瑞兰于难，今又卧病于床，使瑞兰遽从父归，令人饮恨九泉，瑞兰安忍为之！”尚书亦怜之，乃令引出。瑞兰入，谓世隆曰：“妾知有今事久矣，徒君不人人言耳。”时世隆病残骨立，瑞兰扶出，祝曰：“举棋不定，弗腾其偶，君尚扞虱对桓温，忽视其巍巍然，否则乐昌镜破矣。”世隆曰：“我今无能为也，但以卿为泰山耳！”出见尚书，不能自主，坐仆于东坡椅上。尚书怒曰：“岂以碧纱笼中乘龙耶？”瑞兰曰：“吕蒙正亦以渴睡汉受欺，状元天下，将何如？”尚书曰：“不必言，世岂有此人，能乘风破万里浪乎？”瑞兰曰：“古称美人者，汉李夫人，犹曰：‘吾病久色衰。’今世隆色因病耳。愿尚书且效平原君，以毛遂备数。”尚书怒，世隆起而入。

尚书随拘黄思古家长幼立阶下，欲为打鸭惊鸳鸯计。思古举家惊怖，因劝分异者，瑞兰久之，乃诈入整妆，赠世隆以半衫，曰：“此浣火也，来日以此为约。”盘桓顾盼，不忍倏离。尚书立迫，瑞兰忿恨气绝。尚书命留儿扶之，登车而去。其时相别诗调，亦有可怜者，具录于此。

瑞兰调《一剪梅》云：

潇湘店外鬼来呵，愁杀哥哥，闷杀哥哥。伊人自作扑灯蛾，去了哥哥，弃了哥哥。把头相向泪悬河，怎舍哥哥，谩舍哥哥。此归花案不差讹，生属哥哥，死属哥哥。

世隆调《满江南》云：

堪愁处，风急力难支。司马只惊消渴死，文君谩唱别离词，愁泪遍胭脂。扶头起，祝付莫相疑。干祐宁无相会日，张仪还有可言时，欲去仍踟

踣。

瑞兰《乐府》云：

泪潺潺，愁破肝，别君易兮见君难；见君何处是，除在梦魂间，呜呼！
命薄兮瑞兰。

世隆《乐府》云：

雪白兮山青，虎响兮人行。云雨山兮还相见，我与卿兮从此分。程卿
卿兮，未知何日见卿卿。

瑞兰至水站，尚书用苏合丸疗苏。

世隆病床间，得思古家老少扶持。又镇有豪士仇万顷、杨邦才等数人，重其斯文，常交互相慰。又有陈自文者，素以风情谕世隆曰：“以子之才，承事赵孟，必得近幸，岂专为彼一人哉？”世隆曰：“佳人难再得，况遇知己之至耶！”自文曰：“妇人太美者必有大恶，贺太后以女人能悟之，况足下蒙杰男子耶？”世隆曰：“如先生所言，则以世隆为季益矣。其如崔小士何！”自文曰：“君以花为癖矣，希有保重，焉知玉簪不再合耶？”世隆曰：“但看将来有昆仑奴耳。否则，王宫又梵矣。”自文辈归，世隆为夜坐不寐者，一夜，口占诗词甚多，聊记其可采者，以见新别之愁态云：

世隆诗云：

昨夜床中妇对夫，床中今夜独夫孤；
羡鱼不懈空张网，失免为因误守株。
念我有心逢得意，笑伊无眼识相如；
于今病骨增愁恨，一曲西风子夜啼。

又云：

昨夜床中万斛情，床中今夜万愁生；
为谁隐入颠狂府，被魅迷来惑溺坑。
我亦忍遭胯下辱，伊终难拔眼前钉；
于今独坐潇潇雨，一曲相思夜五更。

尚书至临安，夫人已先至官邸数月矣。相见间，悲喜交集，一家爱恋，皆辐辏庭间。瑞兰见夫人，哀不自胜。有顷，夫人以瑞莲事语尚书，呼出见间，一如家人礼。瑞兰私以世隆中白母，夫人亦乘间语及。尚书曰：“我岂老耄者哉？使有封伦，我亦能杨公事寿矣。”夫人曰：“贾香偷韩寿，奈何？”尚书曰：“张贺家五嫁者，犹为宰相妻也，无妨。”夫人曰：“闻世隆有司马一题地尚书，何吝卓王孙？况瑞兰曰：‘父不姚雄，我当对发矣。’”尚书曰：“决不以隋珠弹雀也，此后勿复陈。”

夫人规尚书意笃，日又求婚者猬毛，亦令易志。瑞兰不允，每以藁站在辞。因思潇湘旧迹，乃以一亭改匾曰“拜月”，祈以誓心香而存世隆。也尝有拜月诗咏甚多，聊记一二，以表瑞兰冰霜之守云。

瑞兰诗曰：

亭前拜月夜黄昏，暗想当年欲断魂；
妻敬不来几十载，肖娘自负万千春。
伊如有分应逢我，我亦何心再望人；
自古玉英终不嫁，几曾误作百年身。

又云：

亭前独拜泪汪汪，说到心头只自伤；
念我一家都美吻，为谁千里独凄凉。
画眉风月今何在，结发江山事已荒；
问道云间归北雁，无双消息寄何乡。

时当首岁，仇万顷辈诣世隆，效文瑛系体。世隆曰：“诸兄才捷，不让古十石矣。生何敢复梦得自待？”万顷曰：“生虽千钱售三十文，不待磨墨停笔。但今海内士与元白争锋者，唯卿一人而已。何辞为？”世隆曰：“诗因名美，名因诗显，愧生二者俱未。”万顷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世隆曰：“晋张率作诗，李纳每以为不足，玄后诈作沈约制，则纳字字称佳。信诗不因名而显乎？近有龙太初，诗学高迈，诣王荆公谈诗，郭公父犹消之，及咏‘鸟去风乎簪，朝来日射星’之句，王、郭始不敢谓秦无人，龙生因以显名天下。”万顷曰：“不但张率受侮，文士皆相轻。王荆公咏菊，且有以不似春花落，鄙之者。苏东坡乐府，亦有以制词如诗鄙之者。诗果以名显乎否也？蔡确因甌山诗被贬，孟浩然以‘不才明主弃’一句见恶，至于‘枫落吴江冷’，又为吴祐累。诗其能至患者有之，况于名乎！”世隆曰：“王、蔡公，今人亦能知之，则亦以名显也。”万顷曰：“兄此议论，尤出人意表。”因对五辛，醉咏而别。世隆思瑞兰意笃，制《送愁文》并诗咏，具录于此。

送愁文云：

八年除夕，蒋氏子馆予于潇湘。五辛宴罢，落落皇皇，无以为怀，客语予曰：“良辰不再，子独怏然，无乃为愁鬼所绊乎？”予曰：“愁，信有鬼乎？”客曰：“有之，妖不自作，由人而兴。三思重色，而花妖至，崇韬喜淫而虎崇生。古人自寡自妖者亦多。”予曰：“如此奇妖，计将安去？”客曰：“禳之而已。昔子产患良宵之怪，尧佐祭游奕之神，至诚所钟，自足以散之。”予信客言，遂求台灵，祭诸门外，殷勤至愿，盖将草雉禽祢人其人而去之也。禳毕，闭门就席。愁鬼忽又在左右间，令予心碎，令予肠断，令予泪倾，令予魂消，令予如有求而弗得。”予始愕然叹曰：“客其欺我者也！愁鬼可禳，何其我愁之尚在耶？”鬼曰：“君不必咎客也，但当自咎耳。鬼有曰‘风流’，曰